孟子 六
告子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勿軒熊氏曰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末章言學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桮音杯棬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 柜居呂反 桮棬屈木所為若巵匜之屬 音移朱子曰桮棬似今捲杉合子杞柳恐是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為箱謂之柳箱卽箱柳也 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 人九反 而後成如荀子性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勿軒熊氏曰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末章言學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桮音杯棬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 居旅反 柳桮棬屈木所為若巵匜 音移 之屬 朱子曰桮棬似今棬杉合子杞柳恐是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為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 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 人九反 而後成如荀子性

惡之說也 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朱子曰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方善○新安陳氏曰義猶桮棬也義上脫一仁字○魯齋王氏曰朱子釋性字指性之全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朱子曰杞柳必矯揉而後爲桮棬性非矯揉而爲仁義孟子辨告子數處皆是辨倒著告子便休不曾說

盡道理○南軒張氏曰人之爲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爲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爲仁義則是性別爲一物以人爲矯揉而爲仁義其失豈不甚乎○慶源輔氏曰不言戕賊人之性而言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爲人者性也○西山眞氏曰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强爲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何其昧於理邪夫仁義卽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爲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爲桮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爲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皆知愛親卽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卽所謂義何勉强矯揉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爲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可不辨也○雙峯饒氏曰性者人所禀之天理天理卽是仁義順此性行之無非自然

元無矯揉集註解性字是朱子指性之本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

湍波流瀠音瑩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慶源輔氏曰告子本以氣為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為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耳此其為小變也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揚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歟○朱子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

於習揚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脩亦有小異故曰近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朱子曰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韞善亦可知矣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擊所使而逆其性耳謝氏曰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新安陳氏曰反之猶云逆之與張子所謂善反之不同彼乃復之之謂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南軒張氏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揚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也以仁義為偽而揚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為杞柳謂以人性為仁義今復譬性為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為何物耶論真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

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西山真氏曰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擊之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所以然者往往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詈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旨數言盡之矣○新安倪氏曰先師謂當看集註本性之本字雲峯謂須看集註定體二字水之定體無有不下性之定體無有不善可使過顙在山為不善三使字皆非定體竊謂本性者本然之性定體即此性本然之定體也若有使之者則出於人力之所為而非此性本然之定體矣貫二先生之說而一之於本字定體字皆能著眼則朱子釋孟子之深意可見矣○東陽許氏曰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在所引者如何爾故以水無分東西為喻孟子亦就其水以喻之謂性之必善譬猶水之必下告子所謂決之者人為之

也非其自然之性也若人欲拂水之性甚至可使逆行況東西手人之為善順其本性也水之就下順其本性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朱子曰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問氣出於天否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慶源輔氏曰人物之生則有知覺能運動死則無知覺不能運動也○雙峯饒氏曰生活也其所以能知覺運動為是箇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所以有這活底

在裏面告子是見得這氣不曾見得這理蓋精神魂魄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所得於天以為仁義禮智之性者則屬乎理告子認氣為性故云生之謂性問知覺運動何分曰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

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

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朱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為理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為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嘗已之意也遂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

言歟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為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朱子曰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性也只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初加楚宜二反別必列反也白羽以下新安陳氏曰白羽至輕之白與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之白質本不同孟子再問而告子曰

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朱子曰犬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無異白馬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為性而謂人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勉齋黄氏曰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分而直以氣為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以為同是以孟子以此語

之而進退無所據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朱子曰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糅善惡有所分矣○新安陳氏曰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字上聲讀有形以上便是無形之理性即理也有形以下便是有形之器氣有形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雲峯胡氏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為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為氣同而理異何

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

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將容反)橫繆(靡幼反)戾紛紜舛(尺兗反)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

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朱子曰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仁上有一點明其他更推不去○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亦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此章乃告子迷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為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己性之大全也○勉齋黃氏曰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也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

一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稟
之氣則或値其清濁美惡之不齊故理之所
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
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其所以爲知
覺運動者又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
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爲至靈至貴者非庶
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知此但見其
蠢然之生即以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
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
外者亂於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
天理人欲之幾矣○雙峯饒氏曰人說孟子
論性不論氣若以此章觀之未嘗不論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
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
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

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朱子曰告子先云仁義猶桮棬其意本皆以仁義為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為在內亦不以仁為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耳○告子以生於愛者為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為義故曰外○南軒張氏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行而人欲莫遏矣○慶源輔氏曰人之甘食者知其食之美而甘之也悅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悅之也知即知覺也甘與悅即運動也○雙峯饒氏曰告子雖知以仁為內而不知愛是情仁是性愛不便是仁愛之理是仁今便指愛為仁已是不識性了如義則是心之制事之宜事之宜者雖在彼而其所以裁制而得其宜者全自在我若非我有箇義如何處得物告子認以為外可謂全無見識矣觀告子前面數章之意則謂性中仁義都無到這裏又却有仁而無義皆是道辯○雲

峯胡氏曰告子所謂仁內義外者皆自食色說來以食色為性言性既粗故言仁義亦粗甘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愛便屬仁便是仁愛之心生於內至若食色却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事物之宜由乎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朱子曰告子不知辨別那利害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為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

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朱子曰白馬白人我道這是白馬這是白人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敬之之心發於中從而敬之所以謂義內也○慶源輔氏曰人執以長人之心長馬乎其所以然者乃吾心之義有不同耳義蓋隨事之宜而裁之

也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内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内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

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南軒張氏曰長則同而待吾之長與待楚人之長固有間矣其分之殊即所謂義也觀其義外之説固爲不知義矣

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焉知仁之所以爲仁哉○慶源輔氏曰炙在外而耆之者在我長在外而長之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所明者食色故取譬於耆者炙因其所明適其所蔽亦納約自牖之意也○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音魯莽莫補莫厚毋黨三反而不得其正也雲峯胡氏曰夫子嘗曰義以方外夫義所以裁制其在外者而非在外也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深闢之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

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
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
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
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
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

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弟子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趙氏曰因時制宜所謂義也兄叔父之當敬此理之常若弟在尸位則祭時暫當裁以視如祖考之義而敬弟鄉人在賓位則宴時暫當裁以尊賓之儀而敬鄉人此皆暫時之敬耳或常或暫因時而裁制其宜皆本於吾心爾故曰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飮湯夏日則飮水然則飮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義雲峯胡氏曰集註以為此亦耆炙之義者炙在外而耆之在乎心水與湯在外而斟酌其可飮不可飮在乎心然則事物之宜在乎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喩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慶源輔氏曰若以義為外則便於性之本體偏枯了安能知人性之本善既不知人性之本善則豈能知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哉○潛室陳氏曰禮敬之義在外如叔父如弟如鄉人皆指外而

言故告子以義為外然敬之所施雖在外而所以行吾敬處却在内如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當敬鄉人則敬鄉人所以權其事宜而為之差別者則此理之權度未嘗不在吾心故公都子以此折之其辯簡而理勝所謂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也○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此又提挈綱領以示人仁義性也堯舜性與人同但能盡其性耳人惟性善故皆可以為堯舜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新安陳氏曰只認能知覺運動甘食悅色者即為性而任意為之無所謂善惡**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新安陳氏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纔

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峯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說也新安陳氏曰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導如湍水可東可西惟人所決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朱子曰韓子三品之說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此章三者雖同說氣質之性然兩或曰之說猶知分辨善惡惟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分別雖為善為惡總無妨也與今世不擇善惡顛倒是非而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陳氏曰韓子謂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似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為三品又差了三品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不齊或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與平聲

乃若發語辭慶源輔氏曰先儒皆訓若為順言順其本然之情則無不善恐不必如此說蓋情自善不待順之而善也且此乃若正與下文若夫字相對故斷以為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朱子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也惻隱是仁發出来的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也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北溪陳氏曰在心裏未發動底為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来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来不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性

發來便是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不善。慶源輔氏曰情只是性之動因其情之善而可以知其性之本善若程子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無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亦何往而不善此則又因其性之善而知其情之無不善也。新安陳氏曰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為情方可見耳仁義禮智之性動而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所謂本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者也因其情之善而可知其性之本善蓋遡其流而知其源也如水之初流出尚清則可知其末流之先清也必矣此乃若其情至乃所謂善也已包下文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之意下文乃盡發此意耳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

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問才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朱子曰是兼形體說如說材料相似○問才與材字之別曰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如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義理上說○情是這心裏動出有箇路脉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動做事底○這事有人做得有不會做得這處可見其才○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情既發則有善有不善在人如何耳才則可為善者也彼其性既善則其才亦可以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是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問性之所以無不善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才亦出於天何故便至如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於形又是

查滓至濁者也○問孟子言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汚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只是白也又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西山真氏曰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是豈才之罪也哉陷溺使然也○雙峯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

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鑠式灼反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北溪陳氏曰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筭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朱子曰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者才也○問不能盡其才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惻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

則必當至於一介不取予祿之天下弗顧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有些裝動後便過折了天便似天子命便似將告勑付與人性便似人所受職事情便似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做許多事○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事出故謂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用出來事事做得便是盡其才○其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於過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非性之動而為情也皆謂之心心統性情者也四者之心根於本性

非如火之銷金自外至内但人自不思不求耳○西山眞氏曰物有求而弗得者在外故也性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思而求之則得之而全其本善不思不求則失之而流放惡善惡相去之遠由一倍五倍而極於無筭者皆不思不求不能擴充以盡其才故也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爲今乃如此是有才而不能盡其才耳曰思曰求兩又曰盡皆孟子喫緊教人處

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雲峯胡氏曰前篇於四者言端欲人充廣此不言端而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欲人體認前以辭讓爲禮之端辭讓皆以發乎外者言此曰恭敬則兼以外與内而言故不必言端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

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新安陳氏曰於好字上見得是情集註此情字與上文乃若其情相應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蔡氏曰惻隱等正是指性之初發動處以明未發動之理又舉蒸民詩者當然之則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

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秉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即指上文秉彝而言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性之所秉者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實一而已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者蓋謂秉彝懿德即是常性心之所好者德即是情之發動者不外乎性就性初發動為情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無不善也 ○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為賢禀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 朱子曰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

○理如寶珠氣如水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稟之清者爲聖賢如珠落在清水中稟氣之濁者爲愚暗如珠落在濁水中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其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原未嘗有異故有所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北溪陳氏曰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潛室陳氏曰孟子性善從源頭上說及論情論才只是說善不論氣質清濁厚薄是不備也諸子

紛紛之說各自把氣質分別便作天性看了其不明之失爲害滋甚孔門性相近習相遠却就氣質之性上論淸濁至說上智下愚乃論得氣淸質之十分厚者爲上智氣濁之十分薄者爲下愚其間相近者乃是中人淸與濁在四六之間總起是三等氣質此說乃是與孟子之說互相發明要知孔子是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是把氣質便作本性看錯了○新安陳氏曰須是論性兼論氣不判而二之方是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氣質之性卽此理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性只是理然無那氣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淸明則不蔽

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
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
不善只從氣質有昏濁則隔了學以反之則
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言之方備
○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
於後學言之使人深有感如退之說性三品
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
性善但說得本原處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
所以亦費分疏使張程之說早出則諸子說
性惡與善惡混等自不用爭論故張程之說
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孟子不言氣質之
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辨亦既微發其端
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辨故亦不得而盡其
辭焉至周子出始復推明太極陰陽五行之
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
來其變化錯糅有如此之不齊者至程子始
明性之爲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氣
質之性便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
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殺些醬與鹽便是
一般滋味○又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

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也○勉齋黃氏曰學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功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力○北溪陳氏曰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乎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之中分別出氣質之性不與相雜而言耳○雙峯饒氏曰人未生以前不喚做性既生以後方喚做性纔喚做性便袞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氣質之性也然性之本然惟有善而已就氣質中指那本然者說是則天地之性也若不分做兩箇性說則性之與氣鶻突無分曉若不合做一箇性說認做兩件物事去了故程子曰二之則不是問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不知未反以前此性亦存否曰不曾反時此性亦未嘗無且如一鄙吝人見殘疾也知憐惻一強梁人見好人也知恭遜畢竟有箇性在內不知不覺忽然發見出來但人有氣質物欲之累則此性不能常存須於善反上做

工夫方存得性之本體問反之之工夫如何曰涵養體認克治充廣皆是反之之道譬如水彼泥沙混了若加澄治則本然之清仍在孟子說夜氣便是要使人涵養說四端及擴充便是要體驗充廣獨有克治一邊却不曾說○新安陳氏曰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其論甚正而明但不曾說破氣質不周備耳論氣不論性是說苟揭則全然繆而說理不明其害大矣孟子性善之說正而未備得程子性即理也之說足以助其甚正者又得張程氣質之說足以補其未備者朱子會萃提掇盡發其秘而無餘蘊其繼往開來之功大矣哉○又曰文勢如君子弗謂性也君子既善變化其氣質之性而復其天地之性矣故氣質之性君子弗以為性也

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禀於氣者言之則

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去聲)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禀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悉井反)察矯揉(人九反)之功(省察屬知矯揉屬行)學者所當深玩也(問孟子程子論才字同異朱子曰才只一般能爲之謂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質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爲出於性程子則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爲禀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爲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程張子方說到氣上要之須是兼二者言之方備○集註中以程子爲密即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爲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矣○雲峯胡

氏曰程子就氣質上說則情或有不善不可無省察之功才或有不善不可無矯揉之功集註此矯揉二字與此篇首章所謂矯揉不同首章是告子之說以本然之性必待矯揉而後可以爲善此則先儒之說以氣質之性必加矯揉而後可變其不善二者正相反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藉慈夜反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問程子謂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之意不同朱子曰孟子只見得性善便把才都做善不知有氣稟之不同程子說得較密○新安陳氏曰天之降才與書所謂上帝降衷文意略似言非天賦以有爲之才如此殊異也乃陷饑

而陷溺其良心賊其爲善之才而然耳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年耰音憂磽苦交反

麰，大麥也。耰，覆敷救反種上聲也。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覆種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音夕薄也。新安陳氏曰種麥三者多同雖其間有多寡之不同者則以地有肥瘠之分雨露有有無之異人事有勤惰之不齊故耳以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

故凡同類者擧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凡同類謂凡物之同類者人性善無不同此提掇綱領處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

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

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此先得我口之所耆已為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朱子曰然是然否之然人心同以為然者義理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音患犬豕是也程子曰

在物為理處^上聲^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義理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朱子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則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非處物為義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義理人心之同然如人之為事自家處之當於義人莫不以為然無有道不好者又如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為

當然此心之所同也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為當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雲峯胡氏曰芻豢人之所同者也耆之斯悅之矣理義人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悅之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以人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衆人與聖人同此至善之性所以同此理義之心本同而末莫之同者陷溺其心故也能以理義養其心而不至陷溺其心則心得所養於理義得無味之味如悅芻豢有味之味其於希聖之學自將勉勉循循而欲罷不能矣始與聖人同者其終何患與聖人不同哉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

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上聲下同也雙峯饒氏曰息本訓止息纔息便生故息又訓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去聲斷徒玩反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新安陳氏曰山

以生物為性猶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謂為無材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引起以譬前下一節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并去聲梏工毒反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

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下戒反也朱子曰梏如被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反覆展轉也朱子曰反覆非顛倒之謂蓋有互換更迭之意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新安陳氏曰物欲者伐良心之斧斤也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形向反下同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櫱而牛羊又牧之也朱子曰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纔醒來便

有得這些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纔與物接依舊又汨沒了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音侵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廣而充之化旦晝之所梏為夜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朱子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蘗之生人之良心雖有梏亡而彼未嘗不生也○此段首尾只為良心設夜氣不足以存蓋以夜氣至清足以存此良心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此良心故其好惡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梏亡之人謂梏亡其夜氣非也謂梏亡其良心也○

夜氣不足以存皆是旦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今只要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伱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這一裏有工夫日間添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這氣便盛○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為物欲梏之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稍靜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如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人心每日梏於事物斲喪戕賊所餘無幾唯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存則人理都喪去禽獸不遠矣前輩皆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方看得出後看程子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書須熟讀深思道理自見○氣與理本相依旦晝之所為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旦晝之所為益無

不當矣日間梏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
靜至平旦亦然至旦晝應事接物時亦莫不
然○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蓋所息者本自
微了旦晝只管梏之今日梏一分明日梏一
分所謂梏之反覆而所息者泯夜氣亦不足
以存若能存便是息得仁義之良心仁義之
心人所固有但放而不知求則天之所以與
我者始有所汨沒矣是雖如此然其日夜之
所息至於平旦其氣清明不爲利慾所昏則
本心好惡猶有與人相近處至其旦晝之所
爲又有以梏亡之梏之反覆則雖有這些夜
氣亦不足以存養其良心反覆只是循環夜
氣不足以存則雖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不
遠故下文復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
養無物不消良心之消長只在得其養與失
其養爾牛山之木嘗美矣是喻人仁義之心
郊於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
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便是平
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處旦晝之梏亡則
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雖芽蘖之萌亦且

戕賊無餘矣○此章以仁義之良心為主其存其亡皆以心言之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則意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為良心之萌蘖不復更著心字故說者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誤矣○趙氏曰仁義性也而集註以心言者統乎性也良心即仁義之心即所謂性也○雲峯胡氏曰此章以山木喻人心分為兩段每段皆當分六節看第一節是說牛山之木本来自美喻人仁義之良心本来未嘗無第二節以斧斤之伐喻良心之放第三節萌蘖之生喻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言既伐之後其發至微此心之存甚不多如萌蘖之生甚不多也第四節謂萌蘖之生本自不多而牛羊又牧之喻夜氣之所存者本自不多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梏之也第五節謂向也猶有萌蘖之生今則濯濯無復存矣喻良心向也猶有與人相近者今則去禽獸不遠矣但木與良心皆有日夜之所息而惟於人日夜氣者木之萌蘖一絶於牛羊既牧之後無復存

者人之良心夜之所息者已絕於日之所為而夜無所為則其氣猶足以存所謂存者謂夜氣猶足以存其本然之良心也至於梏之反覆則雖有夜氣亦不足以存矣第六節謂人但見其濯濯而不見其初也未嘗不美驗人但見其近於禽獸而不見其存乎人者未嘗無仁義之良心也材字與才字不同朱子以為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新安陳氏曰前言好惡與人近今遂去禽獸不遠則與人遠矣人見其如此而以為未嘗有能為之才者此豈人性發而為情之本然者哉此所謂才與情與前章乃若其情天之降才意同皆發於性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朱子曰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四句存是箇保

養護衛底意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梏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眇忽之間纔操便在這裏纔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旦晝之所為無非良心之發見矣○慶源輔氏曰此總結上二段意○新安陳氏曰斧斤伐牛羊牧山木之失養而消也放其良心所為梏亡人心之失養而消也所以養其心者不外乎下文之操存而已此結上二段以起下文所引孔子語之意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

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北溪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捨之便亡失了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去聲而保守之難雲峯胡氏曰得之易者謂操則存失之易者謂舍則亡保守之難者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新安陳氏曰此集註推廣孟子言外意繳上上文收結一章之義

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朱子曰心豈有出入出只指外而言入只指內而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非是如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心是箇活物須

是操守不要放舍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又見得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閒處可以安頓唯心之謂與直指而總結之○孟子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放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於旦晝時不爲事物所汨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問范淳夫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是不許之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却是走作底物孟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論耳○問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荒忽無常莫知定處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爲主於內矣○孔子此四句只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

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眞妄邪正無所不備○新安陳氏曰敬以直內本文未有此意乃程子揭要義以補孟子之意也

○愚聞之師延平李先生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

自可見矣潛室陳氏曰此段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者欲其認取此時體段從此養去也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悉井反之也雙峯饒氏曰此章緊要在三箇存字首說存乎人者是說此心本來存次說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此心終說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心○雲峯胡氏曰集註論浩氣則以為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當潛心而玩索此論夜氣則以為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蓋此兩氣字前此未發而孟子發之浩氣謂是氣之體段人皆得之於天地以生者夜氣則從浩氣中說夜間又清明如此非有二氣也浩氣是統說夜氣則為人之放其良心者說聖人志氣常清明無放心故無夜氣若學者尤宜深省不但當玩索而已○東陽許氏曰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為主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為驗曰志者氣之帥故謂以心為主曰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

氣為驗集義固為養氣之方所以知夫義而集之者乃心也養心固戒其梏亡驗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無暴以充吾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兩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天之異然未始不相為用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歩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

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西山真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煖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孟子於齊王引以當道王秉彝之心其端倪亦有時而萌動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灌之益微退而蔽之以私欲者何可勝既雖有如萌芽之發旋復摧折雖孟子其如之何哉○勿軒熊氏曰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萌上著力善端之發正須正人賢士輔翼而開廣之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

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奕圍碁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雙峯饒氏曰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是心之所主專在此致志是極其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一譬謂交修者不得常用其力後一譬謂自修者不肯專用其力意孟子之於齊王既進見時少無以勝衆邪之交蔽而齊王之於孟子又聽信不專有以分其心於多歧故設兩譬以言之前言王之不智後言智不若固羣邪寒之者之罪亦自鴻鵠其心之罪也○

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

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去聲下同疏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去聲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南軒張氏曰物固有生之理然不養而害則雖易生之物亦不能以長是則物未有不待養而能生者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則養之也徹而害之者深矣則其生理焉得而遂哉是以古之明君懼一暴十寒之為害也則博求賢才寘諸左右朝夕與處而遠使人所以養德也豈獨人君為然一暴十寒之病為士者其可一日而獨不念乎然其要則在乎專心致志而已專心致志學之大方居敬之道也○慶源輔氏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攻過而不知養德若程子范氏之說是乃所謂正君養德之道必如是然後

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言治亦苟而已○雲峯胡氏曰此章首末言智集註不及之獨紀范氏之言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在乎所養之正與不正耳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

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朱子曰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問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是義○慶源輔氏曰利害之常情私欲也秉彝之良心天理也孟子只就欲惡二者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切○新安陳氏曰人遇死生之大變欲全生則害義欲合義則不得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死是義之可欲有甚於生之可欲故不爲苟得以偸生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故甘死而不肯避死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慶源輔氏曰偷謂偷竊免謂苟免與兩字說盡私情之意象惟其不然則知秉彝之良心乃吾所固有而利害之私情乃因物而旋生出耳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

如此(慶源輔氏曰由是之是蓋指秉彛之良心而言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音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彛之良心也秉彛之良心是指其全體而言羞惡之心則又於全體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嘑咄當沒反啐七內反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慶源輔氏曰路人與乞丐入至微賤者也簞食豆羹生死所繫利害之至急切者也於此而猶惡無禮寧舍之而不食則羞惡之本心所惡有甚於生死者可見人無有無是心者也言羞惡而併及夫欲者羞惡則固為惡矣及反之而不羞惡焉者則是所欲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

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新安陳氏日萬鍾對簞豆而言彼物之微也尚惡無禮非義不可食而不受此物之富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吾身受用不假萬鍾之富是萬鍾於吾身其實何所加益哉所識窮之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之者感我之惠也

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新安陳氏日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宮室供妻妾濟知識三者姑舉三者他可類推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去聲昏也或日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爲利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爲所動矣朱子日此是克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本領後臨時方

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却只是擇利處去耳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之之為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東陽許氏曰三鄉為身北山先生作一讀言鄉為辱身失義之故尚不受嘑蹴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為身外之物施惠於人而受失義之祿乎可謂無

良心矣

○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悉井反察於斯焉

朱子曰此章孟子所論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三者或物欲之充人所易溺或意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役也○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雖人之所固有但危迫之際私欲未肆三者之念都未萌芽故天理之發其不可遏有如此者至於宴安之時私欲紛紜展轉不已以至計較豐約都忘義理之心乃其勢之使然也人能於此而省察焉則知所以存天理遏人欲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一截反覆發明舍生取義是說人當託孤寄命之大節時事中間食羹不受是說一飲食之小節時事然其能決一羹死以全義則無分於大小也不食非禮

之食蓋是指此以證人皆有羞惡之心以實上文人能舍生取義之意集註謂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亦併前一截舍生取義處論之古之君子當舍生取義時非徒感慨殺身實能從容就義如張巡死於睢陽之類所謂危迫乃亭勢之危迫非謂舍生就死者之蒼黃失措也不受非禮之食而死如齊餓者不受嗟來之食之類古來真有此等人然謂其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又謂有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者蓋危迫之際物欲不顧義理之心感發有不可遏故往往能決死生若宴安之時物欲易行私意何極義理之心多至迷溺故或不免至於計較豐約亦勢使然也人能於此省察之則知所以遏人欲而擴天理矣又是亦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人之不能為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為之令此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冒為之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眾人惟汩於私欲故至於失其本

心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上聲仁則其生之性是也朱子曰生之性便是愛之理○勉齋黃氏曰心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便是理謂其具此生理而未生也若陽氣發動生出萌芽後已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渉邪喜怒哀樂去○潛室陳氏曰人心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之有生理者爾然便指心為仁則不可但人心中具此理生便以穀種為仁亦不可但穀種之中亦含此生理穀不過是穀實結成而之所以纔播種而便萌蘖者蓋以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做成而心之所以有運動惻怛處亦以其有生之性人心之與穀種惟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括於二者之形也孟子只恐人懸空去討仁故即人心

而言程子又恐人以人心爲仁故即穀種而言○新安陳氏曰遺書云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爲此身酬酢音胙**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

此失字即是下文放字○朱子曰仁無形跡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汩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爲能復之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則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別○西山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爲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即非人矣孔門言仁多矣皆指其功用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

不可以二視之也○雲峯胡氏曰中庸言仁者人也此人字指人之身而言此則直指人之心而言言人則有此身便自具此生理比之他處言仁已甚親切此言心則又見生之理具於人之身而心如穀種又具此生理而未生者也視中庸又親切矣

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上聲**矣**

朱子曰仁人心是就心上言義人路是就事上言○潛室陳氏曰或問孟子謂道若大路然又曰義人路也道曰為義體義為道用均謂之路何耶曰道以路言謂事事物物各有當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路上行故皆以路言然道若大路則取其明白易知義為人路則取其往來必由不知道之猶路無目者也不知義之猶路無足者也此孟子言無意別處○雲峯胡氏曰路在外出入往來必由乎我事之宜在外而所以行事而酌其宜者在乎

心於此見得仁字自包得義字故下文求放心但言仁而不及義也

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平聲人惕然有深省悉井反

雲峯胡氏曰兩其字卽是上文兩人字蓋曰人心人路則禽獸無是心亦無是路矣人舍其爲人之路而不由放其爲人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此孟子所以深哀之○新安陳氏曰上文先仁而後義由體而及用此先路而後心由用而歸之體也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

弗思而已矣朱子曰雞犬放有未必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知其為放而求之則不放矣○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纔昏睡去了便是放

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能求其心則心存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

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新安陳氏曰靜時昏昧動時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朱子日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户整頓事務若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思辨哉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工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求放心當於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於放○孟子謂學問求放心又謂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

要收入來在内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為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説所以卒流於異學此指陸象山集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異學之失學者切宜玩味

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朱子曰所謂反復入身來不是將已縱出底依舊收拾轉來如七日來復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蓋舊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然生出來只是知求則心便在便是反復入身來○上有學問二字不只是求放心便休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句這是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必不是塊然空守得這心便了○徽庵程氏曰尋向上去者下學也能向上去者上達也○雲峯胡氏曰約

之使反復入身來是此心不可為流蕩忘反之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蓋必由下學而後上達則此心又不可為虛空無用之心也 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南軒張氏曰學問之道以求放心為主然心豈遠人哉知其放而求之則在是矣所謂放者其幾間不容息故君子造次克念戰兢自持所以收其放而存之也存之久則天理寖明是心之體將周流而無所蔽矣以堯舜禹相授受之際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豈有二乎哉放之則人心之危危無有極也知其放而求之則道心之微豈外是哉故貴於精一之而已○雙峯饒氏曰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曩嘗以此質之勉齋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

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脉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新安陳氏曰仁者人之本心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放其心故也本心存則為仁放則非仁非仁則不能居仁以立其體必不能由義以達其用矣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學問者求仁之方求仁者學問之本此章歸宿在求放心上是歸宿在求仁上也一章有四心字皆是指仁而言文理血脉甚貫讀之可見又按放心人欲也求放心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

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

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南軒張氏曰人與聖人同類以心之同耳不同者陷溺之故也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遑寧處者矣○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以鷄犬與心分輕重而言下三章亦以類相方而加切焉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

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

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兩木名
南軒張氏曰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聲音笑貌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知所養則自拱把至合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士而為賢為聖亦循循可進矣弗思則待其身曾一草木之不若滔滔皆是也○新安陳氏曰苟一思之則思吾之一身三綱五常繫焉四端萬善備焉必思所以養之養之之道養心以養其內謹九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為仁義禮智根心見面盎背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之身而已也此章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旋而言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

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新安陳氏曰無所不愛曰兼愛無所不養曰兼養無尺寸之膚至不養也申兼愛兼養意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趙氏曰人之於身無所不愛則固當無所不養然體有貴賤小大養其貴且大者則善養其賤且小者則不善此豈待他人言之而後知哉則亦反之於身而審其輕重於心焉則自知矣○新安陳氏曰輕重即下文所謂貴賤小大是也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

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

舍上聲檟音價樲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新安陳氏曰一指肩背有小大之分故借以旁證小體大體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朱子曰此章言身則心具焉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

飲食之人真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雙峯饒氏曰以身而言一毫一髮皆吾所當愛皆吾所當養但體有大小莫專養小體若才養目便貪色才養耳便貪聲才養口便貪味必至害其大體又曰無以小害大不是教人養其大者而不養其小者若養其小者而不失其大者則小者不為大者之累便是不以小害大○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為重養口體為輕非謂養心志者不養口體也養心志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雖饑食渴飲與常人同而食所當食飲所當飲自與常人異若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不至於窮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於此欲人不養小以失大蓋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

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新安陳氏曰心能爲身之主使耳目從心之令者大人也心不能爲身之主反聽命於耳目而從其欲者小人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問蔽是遮蔽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為他所遮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為他所蔽矣朱子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是一物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三者謂耳目心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

人也朱子曰物交物上物字指外物下物字指耳目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為大體君子固當於思處用工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然後耳目之小者不能奪此句最有力且看他下箇立字謂之立者是要卓然竪起此心使自立所謂敬以直內是也○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將去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是底却做不是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却害事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是○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音銀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杜兮反參為三才

曰惟心爾雲峯胡氏曰堪輿謂天地言天地至大而人處天地間此身至小不過如太倉一粒稊米而已然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為三才者惟在此心心之體豈不甚大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雲峯胡氏曰此言此心之大往古來今人人有之者若純乎義理則是從其大體若役於形氣則是從其小體役禽獸之心終日役役不過飲食牝牡而已人之心而為形所役與禽獸何異嗚呼人之心其大也本可以參天地而役於小者不能異乎禽獸亦獨何哉可以反而思矣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去聲抵隙乞逆反為厥心病雲峯胡氏曰此言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四肢欲安佚本心微有間隙彼則乘之而入矣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平聲希雲峯胡氏曰此言此心之發於義理者甚微而役於形氣者甚衆以

彼之衆攻我之微如國勢方弱而四面受敵其不亡者罕矣

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雲峯胡氏曰前八句是說小人之從其小體此四句是說大人之從其大體曰誠曰念曰敬念即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也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天君泰然是先立乎其大者百體從令是小者弗能奪朱子曰范氏之箴蓋得其旨未可易之也愚故從而釋之云先師曰荀卿以耳目爲天官心爲天君又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即此語以看孟子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大者則此心卓然能爲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也不能先立乎其大者則退然方聽命於耳目而從其小體所謂心爲形役者也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之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

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南軒張氏曰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實此二者○雙峯饒氏曰仁義人人有之忠信樂善人所當勉須忠信樂善仁義方為我有乃為可貴○新安陳氏曰樂善即樂此仁義忠信不倦者樂之至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去聲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南軒張氏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已非有所為而為之人爵從之者言其理則然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平聲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並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朱子曰孟子時人尚脩天爵以要人爵後世皆廢天爵以要人爵○問脩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脩之實已棄之久矣何待於得人爵而後始謂之棄耶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不脩者耳○南軒張氏曰古之士脩身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每懷不及之意上下皆循乎天理是以人才衆多而天下治逮德之衰在下者假名而要利在上者徇名而忘實而人才始壞矣降及後世則不復以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於文藝之間自孩提之童則使之懷利心而習為文辭則併與其假者而不務矣則人才何怪其難哉○新安陳氏曰無所為而為善者誠也故堅所守而不移有所為而為善者僞也故得所求而遂已或曰脩其天爵

亦有人爵不從之者棄其天爵亦有人爵終不亡者何也曰脩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棄天爵自有失人爵之理其不得者上之遺賢其不失者下之僥倖豈常理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世呼趙孟知智氏世呼智伯晉為盟主趙氏世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能以爵祿與

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新安陳氏曰兩不願字即中庸不願乎其外之意充足乎仁義之良貴則自無所慕乎人爵之貴矣

○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南軒張氏曰人真知

其貴於己者則見外誘之不足慕矣惟不知在己之自有至貴是以慕外而求於人也良貴得之於天人何預焉得於天者公理而求於人者私欲也令聞廣譽君子非有欲之之心飽乎仁義則聞譽自至猶言為善有令名理之固然者也○雲峯胡氏曰上章一要字是內輕而外重此章兩不願字是內重而外輕○東陽許氏曰世人但知公卿大夫之爵為貴而不知在我之身皆有貴者乃天所賦之善所謂天爵也天爵人所同有故思則得之人爵各有命分雖求之無益天爵亦是天命此則義理之命人爵乃氣數之命孟子前章尚有脩天爵而人爵自至之說此章則於人爵下兩不願字是不將這箇為念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朱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

諸已也南軒張氏曰此為有志於仁而未力者言也仁與不仁特係乎操舍之間而天理人慾分焉天理存則人慾消固不兩立也故以水勝火諭之然用力於仁貴乎久而勿舍若一暴十寒倏得復失則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欲遂以為仁不可以勝不仁而不加勉焉則同於不仁之甚者其論胥以亡也必矣學者觀此可斯須而不存是心乎天理寖明則人欲寖消及其至也人欲消盡天理純全以水勝火其不然乎○新安陳氏曰深味亦終必亡而已矣竊以為此章恐為戰國之諸侯言之以時暫一念一事之仁欲勝彼之殘暴甚不仁不惟不能勝遂使人謂仁不能勝不仁豈非反助其虐亦終必滅亡而已矣如此解則與天爵人爵章終亦必亡而已矣解為終必并所得人爵而失亡之者相協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

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上聲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慶源輔氏曰日日新日進也不已無間斷也必日日進於一日而又無間斷然後純熟夫仁○潛室陳氏曰他道如百工衆技百家諸子皆是○雲峯胡氏曰此章與上章相因上章言為仁之不力無以勝不仁此章言仁之熟由於為之力熟無所容力熟之在乎用力○新安陳氏曰而已矣者熟之之說

盡夫為仁之功外此無他也苟能於孔門求仁之方循而行之日新不已由勉而利利而安心與仁一則熟之功效氣象可言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新安陳氏曰二節兩學者字一謂學射者一謂學匠者○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上聲下同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

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南軒張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爲有漸

其進有序自灑掃應對至於禮儀之三百威
儀之三千猶木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
至於形而上之事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
上者固不外乎灑掃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
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慶源輔氏曰射
者志於彀而眞積力久則善中矣工者守乎
規矩而眞積力久則能巧矣教者與受教者
舍彀而言中舍規矩而言巧皆誣也○雙峰
饒氏曰聖門教人定法無如一部大學○雲
峯胡氏曰此章與離婁篇首章相似彼謂治
天下不可無法此謂師之
教弟子之學皆不可無法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

任國名趙氏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扶又反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

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迎去聲於如字何有不難也朱子曰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鋤深反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固當揣其本以齊其末不可只據其末

以定其高卑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慶源輔氏曰物固有重而有輕然重者少而輕者多則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矣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

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絶不但有輕重之差(楚宜反)而已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 摟音婁)

紾戾也摟牽也處(上聲)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

○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去聲)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彼列反)聖賢於此

錯綜子宋反斟酌錯綜分經緯斟酌量淺深也毫髮不差

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固壁不戰王信秦之間言使趙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註瑟每一絃有一柱旋移變而取聲音之和今以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鼓之豈能聲和所以斷丁亂反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

矣朱子曰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岑樓之喩孟子之意可見矣○南軒張氏曰食色雖出於性而其流則以害性苟無禮以止之則將何所極哉禮之重於食色固不待較而明矣惟夫汨於人欲而

昧夫天性於是始有禮與食色孰重之疑矣○慶源輔氏曰集註章旨之說於聖賢處事之權度固已得其要矣苟或義理未精權度未審則於凡事膠轕難辨之際巧者必至於枉尺而直尋拙者必至於膠柱而調瑟終不得夫時措之宜也○新安陳氏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焉聖賢固不肯枉尺直尋以徇夫禮之經亦未嘗膠柱調瑟以昧時宜之權也○東陽許氏曰敬兄禮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禮婚娶禮也雖至於絶嗣必不可摟人處子而違婚娶之禮任人蓋異端之徒棄蔑禮法而譏侮之者故孟子止就其所言食色二者使之自權其輕重而自思之蓋不屑之教誨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朱子曰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假脩為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鶩音木是也記曲禮庶人之摯匹註匹讀為鶩野鴨曰鳧家鴨曰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之終守耕稼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趙氏曰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烏獲至大官○新安陳氏曰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弗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而已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歸而求之行也求也皆所以為之也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弟音悌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

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慶源輔氏曰堯舜不過率是性而充其量非有所增益於性分外也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音扶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和靖尹氏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朱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這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南軒張氏曰人性莫大於仁義仁莫先於愛親義莫先於從兄此孝弟之所由立也盡得孝弟則仁義亦無不盡是則堯舜之道豈不可以一言蔽之乎人孰無是心哉顧體而充之何如耳○慶源輔氏曰陳氏就孝弟上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楊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二說互相發明所謂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尤

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問學莫難於知道故欲脩
身者必以致知為先今日道道豈難知而特患
於不為何哉朱子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
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如
是而為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大體向背之
間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即其已
行之知而推致之耳○慶源輔氏曰道若大
路然人所共由者也初匪難知但患人蔽於
私役於氣自暴自棄而不肯求耳誠能即其
孝親弟長之良知良能而遡其自然之性則
一性之中萬理皆備日用之間隨所感應無
不裴見而察之而體之則師不必求
於外而得道不必索於外而存矣○曹交
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
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
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朱子曰曹交識致
凡下又有挾貴求

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新安陳氏曰可為堯舜在性分不在形體交以形體似聖人言陋矣孟子所答全章之要在為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言也末言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以求知言也求知以開其為之之端躬行以盡其為之之實則所謂可為堯舜者必真能為之安有不假修為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理耶徐行尤易能故先只言徐行之弟而後總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謂人師也如先儒所謂學者當以已心為嚴師之意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音似生伯服而黜申后

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去聲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南軒張氏曰家國之念深故其憂苦父子之情切故其辭哀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新安陳氏曰小弁之事人倫之大變

宗社傾覆繫焉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愛親之仁之發見者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蒲昧反）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新安陳氏曰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敢非其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幾）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朱子曰親之過大則傷天地之大和戾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于大

惡怒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尉于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遷怨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之石一有激石則叫號而遷怒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為不孝也○南軒張氏曰小弁凱風其事異故其情其辭異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是漠然無親當凱風之事而怨心遽形是歸過於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賊夫仁矣故皆以不孝斷之一也由小弁之所存則為天理由高子之所見則為人欲不可不察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尺兗反息呼吸氣通於親新安陳氏曰此由子生之始而推其未生以前深味之愛親之心油然生矣

當親而䟽同疏怨慕號平聲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問說詩者皆以小弁之意與舜怨慕同竊謂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朱子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似自以爲無罪未可與舜同日語也○雲峯胡氏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故怨之深雖程子嘗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然皆出於人情之至痛而天理之至眞者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上聲)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銒(刑堅二音)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音稅)下教強(上聲)聒(古活反)不舍(上聲○見莊子天下篇)䟽(去聲)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構古候反合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如何曰

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蔡氏曰宋牼在當時想亦是年德之高者故孟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蹊不知仁義之正道世俗從可知矣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

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南軒張氏曰古之謀國者以義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

而治忽所由係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徇利實傷萬世之一變○西山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牼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新安陳氏曰以利說二王而罷兵若足為斯民幸矣然上下皆懷利以相接必將有滅亡之禍是利未得而害已甚矣以仁義說二王而罷兵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則仁必愛親義必急君雖不言利而仁義之利自在其中矣此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利心競熾而大倫將不暇顧其禍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過殺人身耳言利則必蠱害人心孟子此章於遏人欲存天理尤嚴焉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平任

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音潮會於鄰國季任為去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朱子曰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慶源輔氏曰來見則禮意重幣交則禮意輕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

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連其名也知孟子之處上聲此必有義理故

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邪俗作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蔡氏曰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

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新安陳氏曰幣物有餘而禮儀不足是有慢上之心謂其所貪在物雖禮意不足無妨乃是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去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慶源輔氏曰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得之平

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簡於禮者可為而不欲君子之所為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覺軒蔡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否之際權衡輕重各稱其宜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而季子儲子皆非惡人亦有可受之理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為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先後並如字名實未加於

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慶源輔氏曰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以行諸外而言人固有雖無私心而行事不合天理者唯仁則內外合天人備矣○論語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章註引師說以為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又以為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其先後不同者蓋彼就二子之事而言故以為當理而無私心此直指夫仁而言故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

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去聲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程子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已出了桀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張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稱聖人出於仁之一端莫非仁也三子者各以是成性故得稱仁○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三子之中引楊氏說獨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屑就不屑去其跡甚易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

易識故詳之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去聲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形甸反前篇新安陳氏曰亡則何止乎削故曰削何可得魯之不亡尚以三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

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綿駒齊人善歌謳有曲折也歌長言也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音舉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胡化反還音旋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食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

吊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故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吊齊侯吊諸其室○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陁而隅為之崩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去聲下同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去聲魯君季桓子與魯

○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音煩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肉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平聲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

乎其言若是南軒張氏曰孔子之去魯非孟子發明於此後世固亦未知也○慶源輔氏曰觀孟子引孔子之事以答淳于髡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所為而不欲言之者矣○汪氏曰為肉為無禮皆非知孔子蓋不能用聖人而耽聲色君之大罪膰肉不至君之微罪若不以微罪行而著君之罪則為不仁苟去則為不義以微罪行仁也不為苟去義也君子之所為仁義而已○新安陳氏曰髡本辯口滑稽之徒始謂孟子去齊而未仁孟子答以夷惠伊尹或去或就皆仁也又謂有賢則必識之孟子答以夫子之去魯亦豈髡所能識哉反覆言古人事末方以君子自擬以衆人指髡髡雖譏孟子未立功而去而孟子所以去齊之故終不自言以顯齊王之失亦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焉自謂所願則學孔子今觀其進退語默宛然孔氏家法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

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丁氏名公著唐蘇州人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趙氏曰丁氏說本杜預春秋傳註○新安陳氏曰自王道衰伯圖盛人惟知五伯之功豈敢議五伯之罪惟孟子崇王賤伯故以三王律五伯而名其為罪人焉五伯宜從前一說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

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力驗反）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上所類反下所律反）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新安陳氏曰無王如此使居三王之世豈非罪人）自入其

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南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次詢其賢才蓋為國之道莫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去聲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新安陳氏曰威信服人無事歃血歃歠也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時戰反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穀梁傳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日謂記其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一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專水利毋訖糴訖止也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以婦人與國事與音預○慶源輔氏曰一明天子之禁但一意以明天子之禁而已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首世子必告於天子而後立既立則豈可擅自易之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爲妻則無夫婦之別

賔賔客也

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怠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新安陳氏曰五命即載書之辭才者育之亞於尊賢所以明貴德言歸于和好無構怨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

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南軒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固為罪矣逢君惡者逆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其詭秘姦譎為甚而戕賊蠧害尤深蓋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未敢遽遂也已迎而安之則其裁也必果君以為己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慝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不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慶源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巽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

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以上邵子之說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音余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靡幼反哉慶源輔氏曰孟

子雖取桓文之五命而又以五霸為三王之罪人得春秋之大指矣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聲上也用之使之戰也慶源輔氏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臨戰之際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新安陳氏曰就使僥倖克敵已驕敵怒禍方深耳況未必能且不免敗乎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音潮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慶源輔氏曰觀此二句則知先王之制封國大

小自有意義豈私意可得而損益之哉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為夏商制為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朱子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為之騷動矣且

如此趲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其不然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來吞併逐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不見了許多國武王時諸國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孟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攷得見古制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幷(去聲)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

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慶源輔氏曰不殺人而取彼與此仁者猶且不為以其非所當得故也况於殃民而求廣土地者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華陽范氏曰君子之事上也引其君於正小人之事上也引其君於邪君子引其君於仁義引其君於愛民引其君於納諫引其君於恭儉引其君於學問此君子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仁而已矣小人引其君於好利引其君於好戰引其君於小用刑引其君於拒諫引其君於驕侈與小人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不仁而已矣伊尹以堯舜之道引成湯故成湯為堯舜之君周公以文武之道引成王故成王為文武之君此引其君以當道引榮夷公以專利引周厲

王故周亂道高以刑法引秦二世故秦亡此引君以當非道也○西山真氏曰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新安陳氏曰事合理必不争已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争地二句不特可斷此一事實臣事君之法也殃民者仁之反欲愼子導君以仁不殃民而爲不仁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鄕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去聲辟與闢同鄕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口狠反也朱子曰鄕道志仁不可分爲二事中庸曰脩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不鄕道之實也前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爲

當道耳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平聲結也與國和好去聲相與之國也　新安陳氏曰前是為君富國剝下奉上者此是為君強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道不仁助桀為虐者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

戰國之臣所以輔君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為
忠而其君亦固以此為臣之忠於我也而益為
子以為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但為之富強之計則君益以驕肆而民益以
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絶民之命也當時
諸侯乃以民賊為良臣豈不痛哉○新安陳
氏曰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既而
六國吞暴秦亡此論豈不深中大驗此章與
上章意實相類其因
譏切愼子而繼發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平聲稅法二十分扶問反下同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時至反欲與童僕同苦樂音洛下同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

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勿軒熊氏曰按貨殖列傳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也蓋世言治生者祖白圭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陌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喩以詰　契乙反　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

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得及未寒時生成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

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慶源輔氏曰什一中正之制也故以爲堯舜之道三代聖人雖因時損益有所不同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也惟其中正所以行之天下而安傳之萬世而無弊周衰王制盡廢兼幷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自圭謹身禁欲樂觀時變知取知予以此居積致富此三代盛時所無有也其犯先王之禁大矣顧乃私憂過計創爲輕賦之說欲以其術施之國家故孟子明辨其不可觀其始則取其事之易辨者以開其智中則歷陳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末則擧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之有所歸著亦可謂委曲詳盡矣○雲峯胡氏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行於天下可行

於一時不可通行於萬世○新安陳氏曰彼眞貉眞桀爲大者此爲小者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去聲)之築堤壅(於恐反)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勿軒熊氏曰按白圭自言善治生有智仁強勇四術然築堤壅水不能行所無事則不智以鄰國為壑利己害人則不仁所謂強勇亦愚悍自信而已此戰國富強之術故深抑之○新安陳氏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委之於海圭除一國之害不順水之性而但委之於鄰是禹為天下除害而圭乃為鄰國之害也不仁甚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朱子曰考之說文古無亮字以為與諒通者近之然諒有二訓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訓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南軒張氏曰諒對貞而言則專於諒者未必貞也

以巳之私意為諒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諒諒之正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論語人而無信章同意此以守言彼以行言也○汪氏曰執諒體常也不諒通變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好去聲下同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趙氏曰善取於已則有盡善取於人則無窮此其所以雖治天下猶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去聲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

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慶源輔氏曰世間此等人亦甚多然其所謂智者是乃所以為愚也然原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萌于中而已可不畏乎○新安陳氏曰距與非通前漢汲黯傳智足以距諫亦用此距字

君子小人迭為消長上聲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南軒張氏曰好善成篤非舍己私者不能舍己則中虛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於為天下何有

蓋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爲是則專已而絕天下之公理蔽孰甚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音潮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與飛同)鴈而後去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新安陳氏曰所謂大者以大節論所謂又者以

其次言也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擧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也○慶源輔氏曰言將行其言則就之為道而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而仕也道在我禮在彼至於周之亦可受此君子之不得已也集註恐後之貪利為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義遂流於欲而不知也故言此

以防警之然使上之易下止周其身下受其易止以免其死則時可知矣○雲峯胡氏曰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目則上兩節言去就末一節獨不言蓋飢餓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周之不曰可就而曰亦可受觀亦之辭見其頻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未嘗過受也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除可謂嚴矣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擧於版築之間膠鬲擧於魚鹽之中管夷吾擧於士孫叔敖擧於海百里奚擧於市 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傳巖武丁擧之膠鬲遭亂鬻 余六反 販 方萬反 魚鹽文王擧之管仲

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去聲)國孫叔敖隱處(上聲)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形甸反)前篇(新安陳氏曰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傅說以下五賢皆臣也故皆曰舉)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去聲)窮也乏絶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音佩)戾也動心忍性謂竦(荀勇反)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朱子曰動

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慶源輔氏曰竦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役性定則不為氣所動○雲峯胡氏曰或謂孟子嘗曰不動心曰養性此曰動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處富貴而富貴不能變動其心也此言動心是處貧賤而貧賤有以竦動其心也譬之水動心是浚得源頭活水滾滾出來不動心是水之流不為沙泥所涸不為波流所汩也養性者養其本然天命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外忍性者忍其氣稟食色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中○新安陳氏曰分配之苦心志所以動心動心則善念由此生勞餓空乏所以忍性忍性則物慾由此窒拂亂所為所以增益前所不能者而能之則德業由此進舜大聖人未必盡由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此豈無所警省若傳說以下所以能當大任實由乎此也

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朱子曰只是要事事經歷過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

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去少間定墮坑落塹也○慶源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摧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慶事多率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潛室陳氏曰更嘗變故多則閱義理之會熟熟謂義理與自家相便習如履吾室中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

恒胡登反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知盈反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新安陳氏曰下文所謂作與喻即是改過之事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

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平聲徵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朱子曰困心衡慮者心覺有其過徵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慶源輔氏曰舜大聖人之事傳說而下皆上智之事自人恒過過而下則中人之事也纔言恒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矣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不能謹於平日至於事勢窮蹙困心衡慮始能奮發而興起然畢竟是其才尚足以有為雖是不能燭於幾徵至於事理暴著徵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如此故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之覺焉則下愚而已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慶源輔氏曰上旣言上智中人之事矣故此推言在國亦然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新安陳氏曰人主爲國內有守法持正者規諫之外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否則驕縱而國亡矣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新安陳氏曰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深有生全之理結章首至而後喩一截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荒有死亡之必理結入則無法家至國恒亡一節自困而亨上聖且然諸賢皆然中人則待有過而後能然爲國者亦莫不然也大槩此章言處困苦憂患之意多安樂即憂患之反也○尹

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雲峯胡氏曰必堅忍其志然後自至於熟堅志是入德路頭熟仁是成德地步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南軒張氏曰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言生之道死言死之道也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處安樂無憂患可歷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以溺於安樂而自絕焉耳故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死亦恐不免窮斯濫是也○勉齋黃氏曰恐懼脩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泆必起於宴安當阨窮困躓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𤼵以進於善有不期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張子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後二句即孟子此章之意前二句孟子所未言也人能知此則處憂患者固可生處安樂者亦不死矣

盡心上篇有德慧章意與此合當參看動心是充廣道心忍性是節制人心一是擴天理一是遏人欲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悉井反則是亦我教誨之也朱子曰趙氏註屑潔也考孟子不屑就與不屑不潔之言屑字皆當作潔字解不屑之教誨謂不以其人為潔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之類○新安陳氏曰不屑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

○尹氏曰

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

無非教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二